

後來我又看到尤智表居士的名著「一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」，三讀之下，令我敬佩異常，連夢也沒夢想到佛學裡有這樣精彩的科學思想系統。他逐步拿出「一切物質的空假中三觀」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「因緣和合論與因果律」「三自性」……等等，引例發揚的新鮮適切實屬罕見。所惜的，不見尤居士的第二部第三部：的研究報告。我反省，懷疑聖經裡面究竟有多少堪與它匹敵的科學思想。神創一切說正面臨現代生物演化論（不是達爾文的演化論）的威脅之下，救贖的真理也日趨於渺茫；由此點看來，佛學思想隨科學的昌明，大增光輝，難怪過去埋沒於神權下的科學先進國的歐美人士，能透視於此，正奔命於佛學的研究。然而佛學在古老的中國，何等衰微反被指爲迷信。甚至被指爲中國文化十厄之一！對佛教真有認識的人，誰能不爲佛教叫枉屈？誰能不爲佛教出出力呢？我意想及此，結束了向來的躋躅

根本的修行法。這使外道望塵莫及。
「行善不能得救」是何等的偏狹！
啊！唯滿口的「主啊！」不降伏於
心，不淨其意，永遠善念不長，要
念不消，能上天國？聖經裡雖亦叫
人離去貪、欺、傲、恨、淫等諸欲
念，將它同釘十字架上。但可惜
開口號，不見降伏邪念的具體方法
的教示。這使我常常得以仗信得救
為號召的基督徒身上感到了缺乏。
如××法師在赤峯康樂臺的演講中
有一句：「念佛若著迷信，喊聖母
瑪利亞當極何種解釋？」引起一位
匿名的基督徒來了一封信，揚言要
用手槍打死他。這使我對他們，更
感到空虛，寒心！

好射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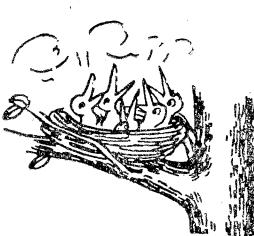
約瑟夫·考克蘭著
譯
張興中

風度，決心跨進佛門，開始積極學習佛學，同時介紹朋友研讀互相討論，直到現在。敝人愧根繩鈍，工夫又淺，學習遲遲不進，對先進大德的長篇大論心得，依舊消化不了。但我相信持着恒心，必漸漸能了解，漸漸能會意其境。盼望先進大德多多賜教指導。

我最後虛心向我國知識分子進一言，「佛」不是「神」，「神」

也決不是「佛」。希望已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以及未信仰宗教的人，千万不要戴着具有神性的眼鏡來看佛教。否則神佛混合一談，看不出佛教的眞面目。猶如民主精神不能帶着封建思想來批評一樣。佛學是愛好宗教，愛好學問的人，不可不學習的部門，它能給與人，心與心，心與物，物與物間的正確觀念，它能深入您的思想開您的心眼。學

分有一分之益，學二分有二分之益，又希望現代科學家們，捨生門戶之見，完全在客觀立場上，胸無成見的來研究佛法。佛法既無神秘現象，更沒有強迫的信條與欺騙的手段，一切公開！任人研究，絕對自由。這是其他任何宗教所不能比擬的，還有一點，我們學佛與對抗的，必須依法不依人，如此上方能進步，不致中輟，不致步上歧路。



一個小傢伙

一天，她啣着昆蟲，在還沒有飛回巢裡去的時候，停在這位『神槍手』家的牆上，略事休息，這個小傢伙看到她了，自然，又償給她一顆彈子，她跌落牆外，未被發現，她究竟掉到那裡去了。

她受傷很重，但還鼓着翅膀，跛着脚，懷着極大的痛苦掙扎着到了那顆結實的樹下，但她無法飛上去，因為翅膀已經被擊破了。

經過她呼喚一陣之後，雛兒們餵腸饑麤，也都高聲地回嗚着，然而她已經無法回去照顧牠們了，甚至於她已無力告訴幼兒們她為什麼不能回去的原因。

她一再掙扎着想攀登上去了，只有一隻翅膀還能運動，使得她歪着身子，在地下亂轉，朋友，請你想

事，每天她總帶着愉快的啁啾飛出去，唧着一些食物回巢來，她不等小寶貝們嚷着要——尤其年紀最小的，體格最弱的，叫嚷聲音最低的，慈愛心腸的媽媽啊，總優先餵哺牠們。

一天，她唧着昆蟲，在還沒有飛回巢裡去的時候，停在這位『神槍手』家的牆上，略事休息，這個小傢伙看到她了，自然，又償給她一顆彈子，她跌落牆外，未被發現她究竟掉到那裡去了。

次日晩間，天氣酷冷，而牠們又失去了媽媽的羽暖，在黎明之前，這群孤兒們逐一與世長辭了！這個小傢伙一彈射殺了六隻鳥——母鳥和五隻雛兒。

朋友，假如你知道這一位『好射手』，請把這個故事講給他聽，你想：他喜歡聽嗎？

晚上母鳥死了，次日，雛兒們整天昏睡着——嘗飢餓纏綁着牠們的時候——而醒過來時却又開始呼喚着媽媽，直到精疲力竭，才又墮入昏眠狀態中。次日晚間，天氣酷冷，而牠們又失去了媽媽的羽暖，在黎明之前，這群孤兒們逐一與世長辭了！這個小傢伙一彈射殺了六隻鳥——母鳥和五隻雛兒。